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[苏] 高尔基 著
汪蓓 改编





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

SHIJIE JINGDIAN MINGZHU ZHUTI YUEDU XILIE

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TONGNIAN · ZAI RENJIAN ·
WO DE DAXUE

[苏] 高尔基 著
汪 蓓 改编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 / (苏) 高尔基著; 汪蓓改编. —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4.7

(优等生必读文库·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48-3442-1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7651号

责任编辑: 李 炜 邓文华 朱晓颖 美术编辑: 王 雪

责任校对: 贾宏宾 责任监印: 陈嘉智 媒介主理: 詹 悦
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155千字

版次: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5 000册 定价: 2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1 童年

- 3 1. 爸爸和弟弟去世
- 15 2. 姥爷家的钩心斗角
- 24 3. 茨冈之死
- 42 4. 姥爷家失火
- 48 5. 搬家到波列沃伊大街
- 51 6. 父子争斗
- 57 7. 格里高里·伊凡诺维奇
- 59 8. 与“好事情”的友谊
- 72 9. 母亲回来了
- 85 10. 爸妈的秘密爱情
- 92 11. 继父

III 在人间

- | | |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|
| 113 | ✎ | 1. 鞋店学徒 |
| 123 | ✎ | 2. 回到姥爷家 |
| 129 | ✎ | 3. 绘图师家帮佣 |
| 136 | ✎ | 4. 船上的岁月 |
| 147 | ✎ | 5. 捕鸟生涯 |
| 151 | ✎ | 6. 读书的渴望 |
| 160 | ✎ | 7. 圣像店学徒 |
| 170 | ✎ | 8. 当上了监工 |
| 174 | ✎ | 9. 我要改变 |

IV 我的大学

- | | | |
|-----|---|----------|
| 179 | ✎ | 1. 喀山岁月 |
| 188 | ✎ | 2. 面包房 |
| 193 | ✎ | 3. 去农村 |
| 205 | ✎ | 读后感范文 |
| 211 | ✎ | 主题阅读推荐书目 |

童 年



姥姥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
与她最贴心！



姥姥那无私的爱引导着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
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会丧失生的勇气！

1. 爸爸和弟弟去世

在这间昏暗狭小的房子里，我的爸爸得了霍乱病躺在地板上，手脚无力地摊在身旁。

他身上穿着一身白色衣服，脚光着，手指虚弱地弯曲着。

他那双曾经快乐的眼睛，现在也紧紧地闭住了，好像变成了两个黑洞。此时爸爸齙着牙咧着嘴，像是在吓唬我。

母亲腆着怀孕的大肚子，不停地流着泪水，跪在他的旁边，拿着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玩的小梳子，为爸爸梳理着头发。

姥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她试图把我推到爸爸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从没经历过这种气氛，内心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
姥姥反复跟我说着：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，孩子。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虽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总是相信姥姥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好奇怪，也挺好玩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生过一场大病，是爸爸看护着我。可是后来，姥姥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从哪里来的呀？”我问。

“尼日尼，乘船来的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路！要乘船！

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迈克老头儿；顺着楼梯把手，我可以从楼上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，但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笑呵呵地说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爱上这个慈祥的老太太了。

现在我真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安，她从来都没有这么软弱过。

她总是态度严肃的样子。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。

但是她现在不一样了，衣服凌乱地歪斜着，乱七八糟的；以前总梳得光光的头发，也都披散在赤裸的肩上，有些还耷拉到了爸爸的脸上。

我都在屋子里站了好久了，她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是执着地为爸爸梳着头，泪水不停地流着。

门外叽叽喳喳地簇拥着好些人，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此时用黑披肩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簌簌有声。我突然看见母亲正费力地试图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她没站稳，脸朝上倒了下去，头发也随之散落在地板上。

母亲紧闭着双眼，面色铁青，也像爸爸一样地咧着嘴大叫：“滚出去，阿廖沙！关上门。”

姥姥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疼得在地上打着滚儿，呻吟着，把牙咬得咯咯作响。

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，坚持住！”

这一切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爸爸的身边滚来爬去，好像来回碰着他，可他却一动不动，似乎还在笑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，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却又倒下了；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爬来滚去。

忽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谢谢我的主，是个男孩！”姥姥叹道。

蜡烛点着了。后来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我记忆中接下来的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爸爸的棺材放到墓坑里。





坑里满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旁边的，有我、姥姥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落到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命令着。

姥姥又用一角头巾捂住脸，哭了起来。

乡下人立刻弯下腰来，往坑里填土。

土激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弄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廖沙！”

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吧嗒吧嗒地响。

姥姥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哭？”“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

我一哭，爸爸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爸爸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姥姥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出生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我本能地跳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放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唇紧闭，一声不响。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对我来说，她越来越陌生了。

姥姥常常对她说：“瓦留莎，吃一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还是一动不动。

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一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害怕似的。

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姥姥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

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

她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“瞧你，母亲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木匣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蓝衣服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是座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“姥姥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爸爸时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母亲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

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可是，当我和下船的人们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谁的孩子啊，这是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儿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作响了。

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弄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我害怕地想。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

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枕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噗噗地颤动，灯光把我舱里的窗户照得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

姥姥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拖到地上。

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说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像昨天那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能够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。”她立刻就同意了，一面编着头发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，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声点儿告诉我。”

她说得温和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，她的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儿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

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以及红鼻子头了。

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！

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与她最贴心！

她那无私的爱引导着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会丧失的勇气！

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就这样缓缓地开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

天气转晴，我和姥姥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纯净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

随着船的移动，每时每刻两岸的景致都在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水面上还漂着一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么美啊！”

姥姥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上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

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六十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精鬼怪，也有贤士圣人。

她声音低沉，脸紧紧贴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自然流畅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